

广笑府（明：冯梦龙编）

敲桌敬酒

一人请客前私下对仆人说：“你不要随便斟酒，听我敲一下桌子，你就敬一次酒。”

这话被一位客人听到了。席间，客人故意问：“令堂高寿多少？”

主人答：“73岁了”。

客人敲一下桌子，说：“难得！”仆人听到桌子响，立刻给客人敬酒。

过了一会，客人又问：“尊翁高寿多少？”

主人答：“84岁了。”

客人又敲一下桌子说：“更是难得！”仆人又来敬酒。

主人发觉上当，便大声对客人说：“你不要管他73还是84，你也喝得够多的了！”

口脚之争

脚对嘴说：“世上没有比你更贪便宜的了，我辛辛苦苦地奔走，挣来的东西，都被你吃去了。”

嘴回答说：“不要争了，我不吃，你也不要奔走，怎么样？”

畜生道号

党太尉很蠢。一次，有人来信说：“偶有他往，借骏足一行。”

太尉吃惊地说：“我只有两条腿，若借给他，我如何行走。”

下属告诉他：“信上说的是问你借马，骏足只是一种尊称。”

太尉笑说：“如今世道不同，原来这种畜生，也有一个道号。”

只顾说嘴

京城里选拔将军，人们都围聚在一起品头评足。

一个山东人说：“这些武士都算不得魁梧，我家乡有个巨人，站着就能头顶屋梁脚踩平地。”

一个山西人说：“我家乡有个巨人，坐在地上就能头顶屋梁。”

一个陕西人说：“这些都算不上希奇，我家乡有个巨人，开口时上嘴唇能碰上屋梁，下嘴唇能搭在地上。”

旁边有人驳斥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这巨人身子站在哪里？”

陕西人答：“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先只顾‘说嘴’（说大话）吧！”

换班对站

一家父子都是性格倔强丝毫不肯让人的。一天，父亲设宴招待客人，叫儿子到城里去买肉。儿子买肉回来，快出城门时，碰到一个人迎面走来。两人谁也不肯相让，于是都鼻对鼻、面对面挺立在那里，一站就是好久。

父亲等急了，出来找儿子，见到这种架势，便对儿子说：“你暂且拿肉回家陪客人吃饭，让我跟他对立在这里。”

六只脚跑

有个差役走路很快，上司发下紧急公文，怕他走慢了误事，便拨给他一匹马。差役赶着马跟着它上路。

有人问他：“这样紧急的公事，你为啥不骑马？”

回答说：“6只脚跑，岂不比4只脚跑快得多？！”

妙处难学

有个人对儿子说：“你的一言一行，都要学习老师的所作所为。”儿子答应遵嘱。

一天，儿子陪老师吃饭。老师怎么吃，他就怎么吃；老师怎么喝，他就怎么喝；老师转转身，他也转转身。老师看看学生的模仿，不觉暗暗发笑，一笑，打了个喷嚏。

学生也想打喷嚏，可怎么也打不出来。没法，便对老师深深鞠了一躬，内疚地说：“老师的妙处，实在难学啊！”

直走横行

一个罪犯到服役的地方，监管的军官想勒索他的钱财，故意让他在前面走路。罪犯遵令走在前面，军官骂道：“这么走，我成了你的随从了。”

又叫罪犯到他身后去跟随保护，罪犯又遵令走在后面，军官又骂道：“这么走，是我给你开路了。”

罪犯不知所措，只得跪下请教：“我该怎么走才对呢？”军官道：“你如果每月送我些银钱，直走横行，都随你便！”

雇秋蝉好

有个富翁，对待仆人很刻薄，从不让他们吃饱穿暖。

一天，他在花园里饮酒吟诗，知了在树上鸣叫。仆人故意问：“老爷，树上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主人不耐烦地答道：“这也不懂？秋蝉！”

问：“秋蝉吃什么？”

回答说：“餐风饮露。”

又问：“秋蝉要穿衣服吗？”

答：“用不着！”

仆人说：“那好，让秋蝉来侍候老爷，可比雇用我们省开销！”

尸体卖钱

一个富翁病了很久，只因他视钱如命，便撑着不肯请医服药，眼看就要死了。弥留之际，对妻子说：“我一生想方设法积钱，好不容易才攒下这点钱。我死后，可把我的皮卖给皮匠，肉卖给屠夫，骨灰卖给漆店，你要记住呀”说完，眼睛一闭，死过去了。忽然，又微微睁开眼睛，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断断续续说：“现在，现在的人，都不能相信，千万不能赊账，一定要——要现钱！”

怕汪公公

明朝有个宦官叫汪直，权势很大。皇帝以下的人，个个都怕他。

一天，皇帝看戏。演员演完戏，又扮成醉鬼，在街上摇来晃去，大骂朝廷里的一些大官。

别人警告他道：“你不要乱来，某王公来了，某阁老来了。”

演员理也不理，照旧骂着。有人便喊：“汪太监来了！”

这一喊真灵，演员马上恐惧地跪在地上，喃喃说道：“在这世上，我只知有汪公公，别的随便哪个我都不怕。”

井中短鱼

店主招待客人，每次吃饭总要做鱼，但就是只见头尾，很少有中间的肉段。

客人问道：“店主啊，您的鱼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”

主人答：“都是池塘里养的。”

客人说：“恐怕是井中养的吧，不然这鱼怎么长得这么短？”

不识书礼

海滨有个平庸的书生，因家事告状，见县官时冒称是名儒弟子。县官看他礼仪极差，就斥责说：“你既为儒门弟子，为何不识礼？”

这人说：“我生长在海滨，岂会连“鲤”都不识？鲤有北斗七星，信奉道教的人忌食。”

县官说：“我讲书中之礼，谁问你鲤鱼了！”生气地要鞭打书生。

书生又认“书”为“须”，急忙辩解说：“大人搞错了，有须的是鲇鱼，不是鲤鱼啊！”

咏诗相嘲

某学究教某东家子弟，东家给他的待遇很差。他即作诗讥道：“今年到此是我差，吊死须寻大树丫，东道家穷似虱，学生个个懒如蛇。三餐薄粥称供饭，四季清汤当茶点。如此教儿能长进，满村都是做官家。”

东家反嘲说：“今岁请师是我差，吟诗恰似口生丫，道是画虎反成狗，子弟成龙又变蛇。不识天文与地理，只贪盏酒与杯茶，之乎者也行行错，误了多多少少

少家。”

不识平仄

某人宴请私塾先生，这先生豪饮不歇，主家的妻子看了急起来了，就关照侍者故意在客人面前斜侧着拿酒瓶，以示酒已尽，让他自己停下不喝。这私塾先生酒兴正浓，丝毫不觉，主家妻子急不可耐，在内室中大声呼叫了起来：“快休请此先生了，连瓶侧（与平仄音近）都不识。”

四季懒学

旧时，某人作了首诗讥讽懒学者，不想这诗一下就流传开了，并一直流传至今。诗道：“春游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到凄凉无兴趣，不如耍笑过残年。”

豆腐先生

某东家极富却很吝啬，一日三餐尽用豆腐供应教书先生，终年不改一味。先生到期满临去时，填《临江仙》留别相赠：“肥鸡无数，肥鹅无数，那肥羊更无数。几回眼饱肚中饥，这齷淡怎生熬过？早间豆腐，午间豆腐，晚来又还豆腐。明年若要请先生，除非去普庵请。”

嘲近视诗

有人作了一首嘲讽近视眼的诗：“笑君双眼太希奇，子立身旁问谁是？日透窗棂拿弹子，月移花影拾柴枝。因看画壁磨伤鼻，为锁书箱夹着眉。更有一般堪笑处，吹灯烧破嘴唇皮。”

好胡坏胡

有人嘲说胡子道：“《论语》一书尽讲胡子。‘不亦说乎（胡与乎音近）！’，‘不亦乐乎’，‘不亦君子乎’，这三个乎是好胡。‘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不习乎’，这三个乎是不好的胡；‘君子者乎，色庄者乎’，这两个乎，一个好，一个不好。”

某人问：“‘使乎使乎’怎样解释呢？”

嘲者笑说：“上面的胡子与下面的胡子一个样。”

地狱治罪

有人死而复生，说：“入阴府时，正见阎王审问季氏说：‘某年齐人入侵，你只派万人对应，寡不敌众，致害人命；又某年饥荒，你不开粮仓，饿死无数；又你调理极差，水灾旱灾多次发生，民多受害，该当判罪下狱。’季氏叩头服罪。阎罗王即派小鬼押入阿鼻地狱。”乌有先生听说后，感叹道：“假若果真如此判罪，那阴间里还要多多造些地狱呢！”

别人通气

某人患病，医家把着脉说：“吃了我的药，腹中先会响起来，然后大便就会畅

通，至少也能放些屁通通气。”刚说完不一会儿，忽听放屁声，医家得意起来，说：“怎么样，说得不错吧？”

病者告诉他说：“这是我小弟放的。”

医家得意劲一扫而光，只得支支吾吾说：“也好！也好！”

开了药铺

某人外出，多年后归家，其妻已生得三个儿子。

丈夫正在惊讶妻子怎么没夫会怀孕，妻子却先开了口：“您外出这许多年，害得我朝朝想您，夜夜思您，思想至极生得三子，所以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起得很深意：长子叫‘远志’，想您远在他乡；次子叫‘当归’，想您归来；小子叫‘茴香’，想您回家乡。”

丈夫苦笑说：“我若再做几年他乡客，家里定能开个新药铺了。”

庸医葬童

某庸医治死了某主家的小儿，算是认罪，答应主家帮助安葬死人。于是把死小孩装进了特大的衣袖管内。主家怕他欺骗，派仆人跟去。

行至桥中央，庸医忽举起右手向河中掷出一个死孩，仆人怒问：“为何抛了我家小孩？”

庸医说：“没有啊！”然后扬起左袖告诉仆人道：“你家的在这里呢！”

僧的月经

某僧人外出得病，热心者留宿于书房中，并请来医生。这医生一看室内布置精雅，只以为是女子闺房。和尚无力地睡在床上，医生在床前坐定，隔帐把脉。不一会，医生诊断说：“这病属月经不调，是胎前产后常见症，无关大事，药到保病除。”

和尚忙坐起，揭开帐子，对着医生发起笑来。医生简直无法下台。

途记良方

某庸医医道平平，却有一癖，每听到或看到一良方，总喜欢记下来。

一次，途中看到一伙强盗，就躲进树林草丛中偷看。不一会，走过来一人，强盗拥出，夺去财物，剥去衣服，杀了，被杀者恰好患小肠气，头被割下后，这气也走了。

这庸医像发现了秘密似地，取出怀中纸笔，写道：“医大卵脬经验方。”

聋耳医生

有个耳朵不好的医生到一家看病。病人问：“莲心可以吃吗？”

医生答：“面筋吃不得的。”

病人又强调问：“莲肉呢？”

医生说：“腌肉也少吃些。”

病人不耐烦起来，说：“先生耳朵是聋的。”

医生回答道：“若里股内红的，还须防它生横痃。”

请来远神

一个很吝啬的人想向神求福，就喊来了道士请神。道士就替他请了个“两京神道。”

主人问：“怎么请这么远的呀？”

道士说：“近神都晓得你的脾气，能请来么？”

山神顶锅

有个风水先生，替富户人家选择葬地。他哄骗富户说：“某月某日开墓穴，如果那天你看见有个人头戴铁锅到开墓穴的地方来，那么就说明我为你选择的这块地是宝地。”

这后，风水先生就暗地里与一人约定在某月某日戴了铁锅到某地。这人如约头顶一铁锅来到了葬地，对着正在开墓穴的人说：“前些天，风水先生嘱我今天顶了铁锅到这里来，不知这铁锅将放在什么地方？”

鲁参之墓

有两个愚笨的先生在道上相遇，寒暄起来，正好道旁有鲁参之墓，其中一位就赶忙下拜说：“这是曾参的墓，让我一拜。”

另一个细看着说：“这不明明是曹参之墓吗？”两从争论起来，最后竟打起了架。后来告到王推官处。王推官派人一调查，知道这是鲁参之墓，就各打两人20大板，逐出大厅。

这两位都很气恼，友人来作和解，在玉堆宫办酒邀他们出席。两人按时到达，一看大门上方的匾上写着“玉堆宫”，慌忙逃走，并道：“这是王推官家，怎敢又去惹他呢？”

咏物箴警

冲虚先生平素善道，常劝善惩恶。亲族中有个人喜欢责备他人，嗜好小利。冲虚先生送他一面镜子和一杆尺，警以诗说：“自家面垢何曾见，只辨他人丑与妍；量长画短分明甚，终世何曾把自量。”

过了几天，先生又给嗜利者送去一条鱼，警语最后两句道：“香饵一吞无计脱，饱时反不似饥时。”

人字收尾

三人共饮，其中一人出令，要“相”字起头，“人”字收尾，并先作令道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”

第二位说：“相逢不饮空回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”

第三人说：“襄阳有个李胡子。”

出令的人质问第三人道：“我出令要求末尾为‘人’字，你不符合呀？”

这人反问：“李胡子不是人吗？”

酒瓶加帽

魏元孚做太保（辅助国君的官），机敏识辩，喜欢酒，只是形貌短小，秃头。周文帝很喜欢跟他在一起。

一次，周文帝在室内放了10瓶酒，瓶上都盖着帽子，然后引魏元孚进去，想以此看魏元孚的窘相。魏进内室一看，马上就笑着说：“我兄弟辈怎么这样无礼，竟私自闯入君王住宅？还不早早回得家去！”说完抱酒而归。

周文帝见他如此机灵，拍掌大笑。

判牛断鹅

两农家养水牛。一次，牛角斗起来，一牛触死，告到官府，县官判说：“两牛相触，一死一生；死者同食，生者同耕。”

又有一养鹅者，鹅吃了邻居所晒的稻谷被打死，鹅主告邻居。官断案道：“鹅嘴如梭，吃谷不多；鹅主偿谷，谷主赔鹅。”

误行酒令

席间行酒令，某人先出一令：“春雨如膏”。

另一人疑“膏”为“糕”，说：“夏雨如馒头。”第三个误把“夏雨”当“夏禹”，说：“周文王像大饼。”

这狗吃糠

有个懒汉，穷困潦倒。某晨，无下肚之物，只得吃了糠团出门，正遇一个熟人在船上，喊他吃饭，他硬是充好，说：“早上起来，就吃狗肉，到现在还未觉饿，饭不吃了，有酒就喝杯吧。”于是上船开怀畅饮，大醉呕吐。

主人一看，吐出的哪是狗肉，全是糠秕，就问懒汉，懒汉无法下台，只得说：“我确实吃的狗肉，想来，这狗是吃糠的。”

性怕馒头

有个仆人饿极，随主人上城，见市上有卖馒头的，就伪装着大叫一声，仆倒在地。主人惊问其故，仆人说：“我一向怕馒头，所以晕倒。”

回家后，主人想再次看看仆人怕馒头的笑剧，就在空室中放上十几只馒头，然后把仆人关进去。过了很久，也未听见仆人大叫之声，就轻轻推门进去，一看，馒头已吃掉一半多，主人质问。

仆人笑道：“不知什么原因，今天忽然不怕馒头了。”

主人怒斥：“你还有其它什么怕的吗？”

仆人说：“没有，现在就只怕浓茶两碗。”

双斧劈柴

某人因酒色过度而病。医生关照他说：“你若再如此，就如双斧劈柴，会很快完的。”这人的妻子在一旁听后斜瞪了医生一眼，医生看出了她的不满，即改口说：“即使不能戒色，亦须戒酒，这酒最伤人。”

病者说：“色害甚于酒害，还是应该首先戒掉色害。”妻子止住丈夫道：“先生的话不听，如何能使病好起来？”

去种韭菜

某家有客，正吃饭间，偶尔谈起菜蔬的药用来，客人说：“丝瓜萎阳，属阴性，不如韭菜壮阳。”

过一会，主人喊妻敬酒，不见人影，就问儿说：“你娘呢？”

儿答道：“娘到菜园中去拔丝瓜，种韭菜。”

咏薄粥诗

有人趣咏《薄粥诗》：“半锅清泌米一盅，未曾到口使人愁。筷子插东却倒西，才把匙挑左右流。捧出厨房风起浪，夜放院中月沉钩。佳人不用明镜照，眉目分明在里头。”

老母猪肉

有人用老母猪肉送礼，主人咏诗嘲讽道：“昨日蒙君惠，全家大小欢，柴烧三担尽，水煮两锅干。肉是新靴底，皮是旧马鞍。齿牙三十六，个个不平安。”

嘲尼姑诗

有人作嘲讽尼姑诗道：“五更钟响寺门开，前婿辞妇后婿来。佛殿借为迎客馆，钟楼题作望夫台。去年监院曾留孕，今岁檀郎又寄胎。不是这园宽十亩，四时何处葬私孩。”

吃三碗水

某士去参加官员选拔，路遇一个美女在打水，慕恋不想离去，便故意上前讨水喝。继之又二、三次让仆人兴儿喝水，拖延时间，很久才恋恋不舍离开。

时过一年，士人还未忘记美人，便又与兴儿一起到所见美人的地方，哪知美人已染病而死。士人非常痛心，作诗悼念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仆人也思去年的事，咏道：“去年今日此门里，人与桃花相映美；今年若有佳人在，兴

儿还喝三碗水。”

先说大话

某人见肉担挑过，喊道：“拿肉来。”

卖肉人问：“官人，要用几斤？”

这人大言说：“我们这等人家，问什么斤数？你将这一脚腿称来便是。”

卖肉人称完说：“官人，这脚腿9斤4两。”

这人说：“也好，你给我割下4两，其余都留给你自己用吧！”

自夸癖性

蝎子对蚊子、苍蝇夸耀说：“我性格最刚勇，凡别人碰我，没有不受我蜇的。有哪个英雄能像我一样呢？”

苍蝇也夸自己说：“我素来不喜讲英雄与懦弱，人有佳肴美酒，我总得先吃个饱，有谁比我的食物丰富呢？”

蚊子避开它们的话头，自夸道：“我行藏独特，谁也比不过我，每见香闺艳质的美人，就偎倚在她们身上。有诗说过：‘纱厨浸月凉如水，赢得珠钿臂上眠。’有谁能胜过我的快乐呢？”

蝎子与苍蝇听了都嫉妒起来，说：“看你衣着尚无，原来如此风流。”

尽忠尽孝

某人纳进小妾，就去请先生给妾起个名，先生说：“这名起‘孝女’最好。”

这人后来因纵欲过度得了痲疾，算命先生对他说：“你可再纳一妾，冲冲喜，病就会好的。”这人听信，又去请先生为新纳的妾起名，先生起为“忠女”。

这人妻妾很多，纵欲更厉害，终于病危告险。他把先生喊来，问起命名的含意。

先生告诉他说：“书中早有明解，你难道没听说过‘孝当竭力’，‘忠则尽命’吗？”

天王地王

某巨商游妓院，不到一年万贯荡尽，被逐出妓院。巨商要自缢而死，妓女恐人命牵累，让他住在妓院，每日分些酒食给他。

不久，又有新客来妓院，妓女照送不误。后客问她：“你每顿送酒食进里面，给谁吃啊？”

妓女说：“我家中有一神，叫‘天王’，我每日都祭他。”

后客偷偷溜进房后察看，只见帐中坐着一人如神，后客赶快跪下祈福。帐中巨商问后客说：“你带多少本钱来？”

答：“5000贯。”

巨商笑着说：“我原有10000贯，到此用尽，称天王。你只有5000贯，若用尽时，只得做地王了。”

新妇请安

某家儿子岁数大了，父母不让结婚。儿子忧叹，故意对父母说：“一人睡，脚

冷极了。”父母就教他用煨热的石块裹布暖脚，并说：“这跟娶老婆同宿一回事。”儿子只得听从。半夜后，石块渐渐冷了，儿子抱起石块掷到父母睡的那房门上，“蓬”地一声，父母惊醒过来，急问是何故作声？儿说：“开门开门，新妇来请安了！”

误抢小姨

有男女两家，经媒婆说合定亲联姻。男贫女富，男家恐夜长梦多，于是选一日子抢亲成婚背女就跑，结果误抢了小姨子。

女家紧追出来喊道：“抢差了！”

小姨急得在背上说：“别听他，不差不差！快跑！快跑！”

还要招弟

一孕妇临产，痛得厉害。对丈夫发誓说：“以后宁可一世无儿，也不要再养小孩了。”

丈夫说：“一定遵命。”

不一会，生下一女。夫妻商议着给女儿起个名字，想了好多时也未起出个满意的名来，

妻子说：“还是叫做招弟吧！”

取笑而已

某媳妇怕婆婆。后来，婆婆死了，她见婆婆的像挂在棺前，为解心头旧恨，握拳对像欲打几下。刚想挥拳，忽风吹像动，媳妇大惊，急缩手说：“我只是开玩笑，并不想怎样！”

无事生烦

有个姓潘的儒生赴京应举，途中上酒店喝酒。酒店女主人姓陆，人长得很漂亮，见客上门，态度和气，并作一首十七字诗赠送：“秀才本姓潘，应选赴长安，一举登高第，做官。”

儒生答道：“佳人本姓陆，美质无瑕玉，念我客窗寒，同宿。”

店女好意相待却遭恶意侮辱，就去官府告儒生，道遇一老人，老人也作十七字诗，劝女子不要再诉讼于官府，可免去烦恼。诗道：“潘郎与陆嫂，无事寻烦恼，若还到官府，不好。”

只识牛马

一女婿蠢笨无知，妻子每次总事先把话教会他之后再放他去岳父家。

一次，妻子又反复教他：“我家世传二古画，芳草渡头韩干马，绿杨堤畔戴松牛。”

到丈人家后，呆婿偶尔见画，就照字所搬，称颂此画。丈人暗想：这女婿倒是

识画里手。

后来，妻家欲买“十八学士画”，丈人急忙喊来女婿辨识，呆婿一见画卷，就叹说：

“好古画！芳草渡头韩干马，绿杨堤畔戴松牛。”

同观者大笑，岳父面子丢尽，骂道：“你只识牛识马，何曾识人！”

上天去坐

某痴女婿不懂世事，每次妻子家宴会，总被其它几个女婿压坐下位。他妻子很觉惭愧，教他下次宴会一定要坐在高位。

一天，又上岳父家。把酒让坐之际，妻子朝丈夫斜斜眼睛，暗示他坐上位。痴婿醒悟过来，东看西瞧，只见门口檐边有一架梯子竖着，就“蹬蹬蹬”爬上半个梯子坐着。

另外几个女婿都不解其意。他妻子想：这痴人出洋相了，便瞪眼指示，让他下来。痴婿

哪里理会，大声反抗说：“终不成叫我上天去坐吧！”

宝家三井

有人把婚事比作宝家三井，说：“人想娶妻而未得时，叫寻河觅井；结婚而料理繁忙的家事，叫担雪填井；等到孩儿长大，男婚女嫁之时，财礼嫁奁，种种操办，事势迫促，叫做投河奔井。

捶碎夜壶

某人对朋友说：“我老婆经常吃醋，只要我买回一婢女，她就不能容忍，直吵到卖掉后为止。”

一朋友说：“我那贱女人更厉害，不要说买回，就是看也不让我看一看漂亮的女仆。”

另一朋友急接上说：“两位老兄别说了，我那母老虎，不但不容婢仆，更厉害的是连我买夜壶都不许，买了必捶碎方休。”

定不出来

某人怕老婆，一日被妻子打，无奈只得钻到床下。妻子在床前喝道：“快快出来！”

丈夫觉得床下安全，嘴硬起来，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出来，定不出来。”

一人不逃

几个怕老婆的人相聚一起，想商议一个不怕老婆的办法，以正夫纲。忽然，有人惊恐大叫：“各位嫂子已知，并相约将一齐打来！”众人惊骇散奔而去，只有一人不逃，还端坐原位。

有人以为他变得不怕老婆了，走近细看，原来已经吓死了！

兄弟认匾

兄弟三人都患近视，某天同去拜会一客。登客堂，看见堂上悬“遗清堂”一匾。大哥忙问二弟：“主人有病吗？为何要写‘遗精堂’呢？”

二弟说：“你看错了，主人好道，故题匾叫‘道清堂’。”

两人争论不休，最后让三弟给断个是非。三弟瞪眼看了好久说：“二位哥哥都错了，上面哪来的匾啊！”

不如求己

有个人问佛祖：“观音旁边有那么多侍者，为何还要自己亲手提净瓶啊？”

佛祖戏弄似地回答：“求人不如求自己好啊！”

小鱼待客

有个主人烧了两条鱼，自己吃大鱼，却拿小鱼给宾客吃。不巧，大鱼的一粒眼珠子掉在了给宾客吃的盘中，客人故意大声说：“谁想求取好鱼种，就带回家放到池中养去。”主人装作客气地说：“这条鱼太小了，不值得去作鱼种。”

客人说：“鱼虽小，眼睛却大得很哩！”

须寻活计

某人好虚荣。有一占卜人知道他的癖好，就登门给他相面，好话用尽了，最后说：“足下只消这双大眼睛，就一生受用不尽。”主人高兴之余，招留卜者吃住多日，而且还送了好些东西给他。卜者临别时说：“我还有一语，君当记住：足下也须寻些活计，不可全靠这双眼睛。”

争夸技艺

木工说：“我巧妙地利用斧凿，造屋做家具，是真正的高手艺。”

石工说：“你弄的都是木头，有什么难，我雕的是坚硬的石头，你能比吗？高手艺要算我。”

铁工说：“刨木雕石，都要用我锤炼出来的工具，你们没我的帮助能行吗？不要去虚争这闲气了。”

见我怕否

江南人讲的方言，京城里人听起来很吃力。

一次，有个江南人到京城去，在城内急走时，把袖中一块手帕给弄丢了，便沿街边寻边问：“你见我帕否？”

后来问到一個粗暴的军人，军人大怒道：“我见千见万，为何见你怕！”

“鲜”字下饭

有个人十分吝啬，为省菜，每次吃饭前，总在空盘中写一个“鲜”字，叫一声“鲜”，再吃一口饭。

这人的弟弟有些口吃，说“鲊”字时连叫“鲊”。这人听了心痛极了，大怒说：“你吃得这么快，不要吃呛了，再连累我出钱给你买药。”

新娘坐轿

有个新娘出嫁，半途中轿底坠落。轿夫们束手无策，相议说：“新娘不能步行，非乘轿不可，如回去换新轿子，路又太远了。”

新娘说：“你们在外面抬轿，我在里面走，谁也看不出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该吊我了

一人去酒店喝酒，因嫌店家的酒酸，被粗暴的店人吊了起来。

有个客人路过问其原因。店人说：“明明咱小店的酒好极了，这人却偏要说酸，败坏声誉，你说该不该吊？”

客人尝毕，皱起眉心对店主说：“该轮到放下此人，吊我的时候了。”

倒看借条

有个财主不识字，向人讨债时，拿出借条装模作样地看。

借债人笑道：“你看颠倒了！”

财主很尴尬，掩饰道：“我是给你看的！”

难熬三年

新官上任，问亲信道：“官要怎么做才好？”

亲信说：“第一年要清，第二年要半清，第三年就可以浑了。”

新官叹口气道：“叫我怎么才熬到第三年呢！”

送别趣诗

一个贪官把地方上的钱财狠狠搜刮了一遍。离任时，见没什么可搜了，便在一把折扇上把那儿的农田山水全部画了进去。

百姓们便编了首打油诗为他送行：“来时萧瑟去时丰，官币民财一扫空；只因江山移不去，临行写入图画中。”

藕大如船

主人用藕梢待客，却留大段在厨房。客笑道：“常读诗：‘太华峰头玉井莲，开花十丈藕如船。’以前怀疑没有这样大的藕，今天相信了。”

主人问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

客答道：“藕梢已到此，藕头还在厨房中呢。”

一钱莫救

有个人极为吝啬。一次出门，遇到小河涨水，舍不得花钱坐渡船，就拼着老命徒步过河。哪知到了河中，水深流急，将他往下游冲下半里多远。

刚好儿子在岸上看见，急得要命，喊了一条船去救他。船夫要一钱银子方肯成行，儿子只肯给五分银子，双方讨价还价，很久都定不下来。

正在河里垂死挣扎的父亲，望着儿子大叫道：“我儿我儿，五分便救，一钱莫救！”

假充秀才

某富翁有个蠢笨的儿子冒充秀才。一次打官司，呈上状子说是要追索债款。官吏见他言谈举止十分粗俗，便怀疑地问道：“你既是秀才，把‘恒公杀子纠’这一章讲讲看。”

他不知这话是出自《论语》的典故，只怕是椿人命案，为避嫌疑，便连声大叫道：“小人实在不知情呀！”官吏便命差役将他鞭打20大板。

富家之子走出衙门后，对家奴说：“这县官太不讲道理了，说我阿公打杀翁小九，将我打了20大板。”

家奴说：“这是古书上的话，你理应知道一二。”

那人说：“我连叫不知情，尚且挨打20板；若说知道，岂非要拿我赔命！”

蠢儿卖药

有个人初次做中药生意。一天有事外出，吩咐儿子看守药店。一个顾客要买牛膝和鸡爪黄连，那儿子愚笨，不识药名，找遍竹筒（盛药材的器具）也寻不到，便砍下自己耕牛一只脚和两只鸡脚售给那个客人。父亲回来知此事后，大笑道：“客人如果要买知母贝母（中药名），你岂非连母亲也抬出来卖了？”

包做道场

一个吃素食的人家要请几位道士设醮（为消灾弥祸而设的道场），一个道士非常贪财，不顾性命，只要全数独得报酬，凡是做道场的仪式和敲击法器等事统统独自包揽。

他不分白天黑夜，手忙脚乱地忙个不息。到第三天做上表的道场仪式时，突然晕倒在地。主家怕出人命，便商量着请人将道士扛出去，再作处理。

那个道士忽然醒来听见，拚命从地上抬起头对主人说：“你且将雇工打我出去的银钱给我，我自己替你慢慢爬出去吧！”

难做东道

一个和尚每逢夏夜，总是赤身裸体躺睡在山边，口中念着佛经，舍出自己身体喂养蚊子，一心想做佛。

观音大士听说此事，要考验他是否诚心，便变成老虎，咆哮着来到山边，要他舍出身体给它吃。

和尚跑起来避开，大叫道：“今晚撞见这个大客人，此东道叫我如何做得起？”

画俯首人

党太尉想请人为自己画一幅逼真的画像，喊来几个画工估计费用，都说要银子

数两，党太尉很不开心。

有个画工就说：“我只需白纸一幅，笔一枝，墨一锭就足够了。”党太尉高兴极了，问怎么个画法。画工说：“黑纱帽，皂角袍，犀角带，皂靴，画一个黑番童。”

太尉又问：“着什么颜色呢？”

画工答：“画一只漆黑桌子在旁，你斜俯在桌上即可。”

党太尉说：“此画最要紧的是人面，如果俯伏在桌上，怎么能看见啊？”

画工说：“相公这等嘴脸，如何还要见人？”

腹中空虚

有个客人坐了很久，主人也没拿出一样吃的东西来款待。

客人就说：“从前萧何追韩信至一林下溪边。”

客人只讲了一句就停下了，主人急听下文，赶紧追问，客人又说：“看见清溪白石十分

可爱，就坐谈了很久。”

客人又停了下来，主人问客人说：“坐谈后又怎样了？”

客人说：“坐谈已经很久，只须去了，因为腹中空虚，多谈无力。”

冬日摇扇

一个穷人去走富亲戚，无毛皮衣服，只能穿葛麻做的单服。这人爱面子，恐富亲戚见笑，冬日里带上一把扇子，席间不住摇扇，对众宾客说：“我这人就怕热，即使冬日也喜欢

取凉。”

酒席完后，主人看出了穷亲戚的做作，便请他留宿，并迎合他的做作劲，用单被篾席在池畔亭台的风凉处搁铺，让他住下来。这穷亲戚不便再改口，只得暗暗叫苦。

半夜后，天气更凉，穷亲戚只得披了薄被起来走动以御寒，不料失脚踏进池中。主人来看他，惊问怎会跌入池中的，穷亲戚冻得直打哆嗦、但还是死要面子说：“我怕热怕得厉害，即使冬月里睡在凉亭中，也还想洗一洗凉水浴。”

(完)